

The ultimate 10 controversial
Masterpieces of World

世界十大另类名著

危险关系

〔法〕拉克洛

世界十大另类名著

危险关系

(下)

原 著 [法]肖德罗·德·拉克洛



第八十七封信

德·梅尔提侯爵夫人致德·伏朗基夫人

亲爱的好朋友，我是在床上给您写信的。一件最令人难过、也最难以预料的事情使我因惊诧和忧虑而病倒了。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一定有过错；但是一个正直纯朴、又具有女性特有的谦虚美德的女人看到自己成了众人观瞩的人物，总是感到非常痛心的，所以，我要是能避免这场不幸的遭遇，什么都肯舍弃。我现在还不确定是否要去乡间居住一段时间，直到这件事被大家忘记为止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我在德·××元帅夫人府上碰到一个名叫德·普里旺先生的人。您一定听说过这个人。我并不了解他。但因为我是在元帅府里碰到他的，所以我认为完全可以相信他是个有修养的人。他仪表非凡，一副聪明相。那天大家都去玩朗斯克内牌戏。我对牌戏没有兴趣，便同他和××区的主教一块闲谈。我们一直谈到用晚餐的时候。席上，有人谈起一出新戏，他便借机提出，他的包厢可供元帅夫人使用。夫人同意

了，并说给我一个位子。于是上星期一，我们去了法兰西剧院。剧终的时候，元帅夫人来舍间吃宵夜，我就请这位先生陪伴她。过了两天，他来拜访了我一次，说了些客气话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来了，这在我认为有些轻浮。但是我认为与其以冷淡相待，不如以一种礼节的表示，来让他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他所想像的那种深度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当天向他发出一份正式的请柬，邀请他于前天来参加我的一次晚宴。整个夜晚，我没有跟他说上四句话，而他在牌局结束后就离去了。一直到这时，一点都没有要出事的迹象。这么说您是会同意的。以后，大家又玩了一会马塞杜瓦纳牌戏，一直玩到将近两点钟。后来我就上床睡了。

在侍女们离开半小时以后，我听见我的套房里有声音，我惊慌地拉开床帏，瞧见一个男人从通小客厅的门进来。我发出一声尖叫：凭借宵灯的亮度，我认出是德·普里旺先生。他用难以置信的粗俗下贱的口吻对我说，我不必惊慌，他会向我揭开他这次行动的秘密；他请求我不要出声。他这样说着，点亮了一支蜡烛。我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轻松自如、若无其事的态度使我惊呆了。他还没有说上两句话，我就明白他所谓的奥秘是什么。我惟一的答复，正如您能想像到的，是拼命地拉我的铃。

真幸运，厨师们还醒着，正在一个侍女的房间里聊天。我的贴身侍女到我房间来的时候，听见我大声喊叫，吓坏了，然后把所有的仆人都叫来了。您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喧闹场景，仆人们一个个怨言载道。我看到我的侍仆要去杀死普里旺。我承认，当时，我看到力量倾向于我而沾沾自喜，



不过现在慢慢想起来，我倒希望当时只来侍女一人；她一个人就足以消除我的危险，也可以免掉这场使我尴尬的哄闹。

可事实是吵闹声把邻居吵醒了，仆人们又到处乱讲；所以从昨天开始，这件事就成传遍了整个巴黎。德·普里旺先生被他那个兵团的司令官下令送进了监狱。那司令官很有礼貌，来舍间向我道了歉。德·普德旺先生入狱会令这件事更为复杂；我尽了力，但没能使司令官撤回命令。城里宫廷里的人纷纷赶来，但我谢绝所有客人。我见到的一些人都告诉我，大家都在为我打抱不平，对德·普里旺先生愤恨之至。他的确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但这并不能减少这件事所带来的不快。

而且这个人一定有些朋友，他们一定与他同流合污。谁知道，没人知道他们会编造些什么？我的天啊！一个年轻女人是多么不幸啊！要是只是躲避了流言来陷害我，那完全于事无补，她必须使得造谣者感到畏惧才行。

请告诉我，设身处地您会怎么做？您会做些什么呢？总之，请告诉我您的一切想法。我一直从您那里得到最亲切的慰问和最睿智的忠告；我也最喜欢从您那里得到这一切。

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好朋友；您了解我对您的始终如一的感情。我亲吻您的可爱的女儿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于巴黎

第八十八封信

赛茜尔·伏朗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先生，虽然我无比兴奋地收到德·唐瑟米骑士的信，虽然我也和他一样非常希望我们能见面，可是我不敢照您建议的去做。首先，这太危险了；您要我拿去假冒的钥匙确实很像原来的那一把，但是总还有些不同。我母亲消息极为灵敏，什么都能瞒不过的眼睛。其次，虽然我们来这里后从没有用过它，但是一旦倒霉被发现了，我将永远完了。再则，我也觉得这很不好，配两把钥匙太过分了。您是好心帮助我，但有人知道了，我会遭人责怪，得负责错误的责任，因为您实在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。的确，有两次，我想伸手去拿那把钥匙；要是别的东西，确实再容易也没有了；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手不停地发抖，没有勇气。最终我想我们还是不做的吧。

要是您始终像从前一样，以乐于助人，一定会有法把信交给我的。最近这一次，要不是您一时不凑巧把头突然转过



去，那信就很容易地办成了。我知道您不可能像我一样只想着这件事。可我宁愿耐心等待，而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。我敢断定，唐瑟米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，因为每次他要求的事情只要让我为难，他都会放弃。

先生，我在给您这封信的时候，会把您的信，唐瑟米先生的信和您的钥匙都还给您。但对您的善意，我是非常感谢的。我请您和以前一样地对待我。我非常不幸，这是真心的；如果没有您，我还会更加不幸。但是母亲毕竟是母亲，我应该忍耐。只要唐瑟米先生一直爱我，只要您不抛弃我，很幸福的时候还是可能到来的。

先生，请您接受我深切的感激，我是您谦微卑小、百依百顺的女仆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

第八十九封信

德·范耳蒙子爵致唐瑟米骑士

我的朋友，您的事情并不像您所盼望的那样突飞猛进，我不该承担全部责任。我在这里有很多困难得克服。德·伏朗基夫人的严格和严厉并不是惟一的问题。您的年轻的女友也给我创造了几个。也许是因为冷漠，也许是由于怯懦，她并不总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；不过，我确信我比她更明白该做什么。

我曾经想出一个简单易行而稳妥地帮您转信的办法，而且这方法以后还可以为您和她见面提供方便，但是我没能使她下决心使用。我觉得非常痛苦的是，我看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能让使您靠近她。单单就你们一书信而言，我也已经大伤脑筋，生怕事情被发现，我们三人都遭殃。而您应该知道，我是既不愿意自己担心这个风险，也不愿意让你们中任何一位置于危险的境地的。

您的意中人对我不是特别信任。如果因此阻碍我为您卖



力，我会觉得万分痛心的。您给她写封信可能有些作用。不知您是怎么看这件事。决定只能由您来定夺。因为问题不光是为朋友服务，而且是知道怎么服务才让他们满意。这可能是一种测试她对您的感情的方法。因为一个太重个人意志的女人是不会爱得像她口头说的那样深的。

我决不是怀疑您的心上人爱您的专一性，不过她还很不成熟，很怕她的妈妈，而您知道她的妈妈是一心想损害您的利益的。或许让她长时间不关心您是有危险的。但是您也不要对我说的这些话考虑得过多。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使我怀疑的原因。我这完全是出于友谊，表示关心罢了。

我不再写下去了，因为我也还有些个人的事要解决。我的事情还没有进展到您那种程度。但我的爱情是亘古长青的，这点使我感到快慰。就算我这方面不会取得成功，但能为您出些力，我也会觉得物有所值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于××城堡

第九十封信

德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先生，我很真心希望这封信不会带给您任何不快；如果引起了您的不快，我希望至少您的痛苦会因为我给您写信时所感受的痛苦而有所减轻。现在，您对我应该已经相当了解，您应该知道我并不愿折磨您；而您，无疑也不想使我陷入永恒的绝望之中。所以我恳求您，请您看在我曾答应您的温柔的友情份上，甚至请您看在您对我所怀有的也许更强烈，但很明显不会更真诚的感情份上，不要与我再见面了。您离开吧。在您离开之前，请尤其避免和我进行单独的、过分危险的谈话。在作那些谈话时，由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我从来没能对您表示出想要表示的思想，相反，我只是把时间用来倾听我不该听的话。

昨天也是这样，您来花园里找我时，我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想同您说说我今天这封信里要表达的意思。可是我做了什么呢？只是关心您的爱情……您的爱情，我是绝不该作出反



应的！啊！您发发慈悲，离开我吧！

请放心，分离绝不可能改变我对您的感情。我既已没有希望向这种感情作斗争，当然不可能战胜它呢？您看到了，我一五一十地告诉您了；我怕向我的弱点屈服，却不惮于承认我自己的缺乏。在感情上，我失去了控制的力量，可是在行动上，我要继续这种能力。是的，我要继续它，我已经下了决心，即使得用生命作为报偿。

不久前，我还一直认为我永远不用作这种斗争了。我洋洋自得，也许是太自负了。上帝已经惩处了，严厉地惩处了我的这种自满。可是即便在打击的时候，它也以善良为本，提醒我小心摔倒。我已经自知无能为力，如果还不慎重从事，那就是一错再错。

您已经告诉过我上百次，您不想用我的眼泪换取幸福。啊！不要再说幸福了，还是让我重新获得一些宁静吧！

您如果同意我的要求，那么，在我的心中、您还有什么得不到的权利呢？这些以品行为基础的权利，我没有必要施加禁止。我会由衷地向您表示感谢！我会清楚是您给予我快乐，使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略一种美好的情怀。现在的境况却相反，我的感情、我的思想都让我惊骇，我既不敢想您，也不敢想我自己。甚至您的形像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就心惊。在我无法躲避它的时候，我就同它拼斗；我不能使它远远的，可是我可以暂时赶走它。

停止这种使人不安的、苦恼的境况，对于我们俩不都是很好的吗？您有一颗一直充满怜悯的心灵，即使在走歧路的时候，它也爱好德行。啊，请您想想我的痛苦处境，不要不

答应我的请求吧！这样，这种奔腾的内心惶恐将会消失，代替而来的将是一种更为热烈而同样温柔的关切之情。到那时，时时感受到您的好处，我会更珍惜我的生命，我会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我能品尝这种宁静，全因为有我的朋友。”

我希望您作出微小的牺牲，以终止我的痛苦。可我并没有强人所难之意。您会认为这是要您付出昂贵的代价吗！啊，如果我只须忍受不幸，便能使您幸福，那您可以相信，我是不会有丝毫的迟疑的……但要我成为罪过的人……那不可以，我的朋友，不可以；我宁愿死一千次。

我愧疚之至，甚至到了后悔莫及的地步。我既害怕别人，也害怕自己。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脸红；在独处时我害怕而发抖。我的生活里充满痛苦，只有听到您的诺言，我才会有安宁。我所下的可贵之极的决心都不能够让我放心。我这个决心是昨天下的，但我昨夜还是在泪水中度过的。

看吧，您的朋友，您所爱的朋友，诚惶诚恐地向您请求，请您赐给她安宁和清白吧！啊，上帝，要不是您，她会落到屈辱地向您苦苦哀求的地步吗？我一点没有怪罪您的意思，我自己也深深明白：要抵住一种强烈的感情实在太困难。诉苦不等于抱怨。我想做我应当做的事，请您与我配合，请您显露出高尚的情操吧。我将在您激发的许多感情之上，增添对您的永远的谢意。再见了，先生，再见了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七日



第九十一封信

德·范耳蒙子爵致德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

夫人，您的信让我惊讶，我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您。如果一定要在您的不幸与我的不幸之间进行选择，毫无疑问应该由我作出牺牲，我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。但这样最要紧的事，我想首先应该在一起商讨一下，搞搞明白。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面，再交谈，那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？

啊！当柔柔的情意将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种梦幻般的恐惧就完全可以让我们分离，而且可能是永久地分离？亲密的友情，热烈的爱情无法分享它们的权利，它们的呼声无人注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究竟有什么紧迫的危险使您这么忧心？啊！请信任我，这样的恐惧来得如此突然，本身就可以成为保持心绪平和的有说服力的理由。

请允许我坦率地说，我在这件事上面又明了了人家强加给您的对我有利的看法在起作用。一个人和所尊重的人在一起是不会惊慌的，更不会把他认为值得交往的人赶走。被人

害怕、不与交往的应该是危险人物才对。

然而有谁比我更谦卑、更听话呢？您看，我在言语上已是非常小心的了。我再不会使用我喜欢的那些甜蜜字眼；我只能在心中对您倾诉那些字眼。我已经不是一个忠实而不幸的情人，在接受温柔多情的女友的劝解和安慰；我成了一个面对法官的被告，面对主子的奴隶。这些新头衔毫无疑问意味着一些新义务；我保证一一加以履行。请听我说，如果您判我有罪，我会服罪，我会马上离开。我还可以作出更大的承诺。您是否特别喜欢这种不经审讯便判罪的独裁主义呢？您觉得自己有践踏公道的勇气吗？您下命令吧！我会遵命的。

但是这项判决，或者换个说法，这个命令，我要听您亲口说出来才妥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您难道不会这样问我吗？啊！如果您真的提出这样的问题，那可以说您对爱情、对我的内心太不理解了！难道再和您见一次面是毫无意义的吗？您绝望融入我心灵的时候，如果能同情地看我一眼，也许能给我的心灵以抵抗绝望的力量。如果我最终不得不放弃爱情和友谊——我生命的两根支柱，那我至少可以让您看到您的所作所为的结果。您会对我表示怜悯。这种细微的恩惠，即使我不配拥有，我也希望能得到它，我觉得我会愿意为它付出昂贵代价的。

唉！您要把我打发走！您同意我们彼此成为互不相识的人吗？我怎么说呢？您不仅仅是赞同，您是要求这样做。您向我保证，我的离去不会损伤您对我的感情，其实，您催促我动身只是为了使这种感情泯灭而已。



您对我说，要以谢忱来取代您对我的感情。所以您打算给我的东西，一个陌生人也能从您那里取得，只要帮您一个小忙就行；甚至您的对手也能从您那里获得，只要停止对您的攻击！而您却要我对您的赐予感到满意！您扪心自问，如果您的情人，您的爱人，哪天跑来向您表示感谢，您难道不会气愤地对他们说：“给我滚开！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家伙？”

我打住了。我需要您宽恕我。请原有我凄苦的措辞——这纯粹是您引起的。不过，我的伤痛绝对不会影响我对您的服从。但是我也要向您提出请求；请同意我再向您表白一次心迹。请您看在这无比温柔的，连您自己也认同的感情份上，同意我的请求吧！是您使我变得六神无主，心烦意乱。至少您得可怜可怜我，不要再推迟我向您倾诉的时刻了。再见，夫人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七日晚

第九十二封信

唐瑟米骑士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我的朋友，您的信把我吓得目瞪口呆。赛茜尔……哦，上帝呀！赛茜尔不爱我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我看到了这个令人惊恐的事实，尽管您的友谊在加以掩盖。您是想让我作好心理准备，来经受这致命的打击。我感谢您的好意。但是爱情能这样屈从吗？爱情是需要想尽办法知道它想知道一切的。它不用探听自己的命运，它能猜得到。我就猜到我的命运了。请不必讲。您可能做到这点。请吧！全都告诉我吧！是什么让您起了疑心？是什么验证了您的疑心？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是宝贵的。尤其请您回想她所说的话。一个单词的变动会改变整句话的意思；有时候，同一个单词可以有两种解释……您也许弄错了。唉！我还想自我安慰。她是如何告诉您的？她怪罪我了吗？她至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吧？我早应该预料到这个变化；这一段时间来，她的难处实在太多了。爱情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阻碍。

我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呢？您给我出什么主意呢？我设



法见一见她好不好？这难道不可能吗？离别是那么让人痛苦，那么可怕……而她却回绝了一个可以见到我的路子！……您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路子。如果这个办法的确太危险，那么她是知道我不希望让她冒太大的危险的。但我也知道您一向谨慎：而且为了我的不幸，我也不能不信任您的谨慎。

现在我该如何做呢？怎么给她回信呢？如果让她说出我的怀疑，可能会让她伤心。如果怀疑是不公正的，我能够宽恕自己使她无缘无故地伤心吗？如果我对她隐藏我的怀疑，那就是愚弄她。对她，我是不知道伪装自己的。

唉！如果她能了解我现在多难过，我的痛苦也许会打动她。我知道她感情丰富、心怀善良，并且我还掌握了她的成千成百个爱的证据。她太内向，有些羞怯，到底是年纪小呀？她母亲对她又那么苛刻！我就给她写信；我会克制自己的；我只要求她完全信任您。即使她仍然拒绝，至少也不会对我这个要求生气吧！也可能她会接受。

我的朋友，我替她，也替我自己，向您致歉。我向您保证，您关心她，她是不会不领情的。她对您是感激的。她不是不信任您，而是胆怯，请您包涵——宽容是友谊最宝贵的优点。您的友谊对我来说是珍贵的，您为我操心，我不知道如何谢你才好。再见了，我马上就写信……

我感到我又开始害怕，怕极了。我在睡梦中也没有想到过，我有一天给她写信竟会感到无从下笔！啊，昨天，这在我还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呢！

再见了，我的朋友，请继续帮助我，并深深地同情我吧！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七日于巴黎